

和470

中井履軒著

# 小學雕題

河野春騶批評
市村元貞訓點

三書堂梓

全二冊

刻小學雕題序

擇善書。梓以公諸世。俾人善言由此聞。善行由此見。亦爲善之類耳。柏原生攜一書來質余曰。刻之乎。將

己乎。取而閱之。小學雕題
也。卽履軒中井翁所述。翁
博學洽聞。諸經皆有箋釋。
名曰雕題。余嘗得卒讀而
未知有此書之可珍可貴
也。抑余聞之。世運盛衰。由
學術之得失。修其身。培其
德。斯爲教化之本。治平之
原。今也奎運日盛。而文部
夙有見於此。所頒教規。以

修身培德爲主。於是海內
之人。莫不翕然從風講修
身之書。意者異日治化之
隆。必有愛加於今日者。而
其書之善美。未有過於小
學者。殊此書以翁之博識。
正其訓詁。明其意義。裨益
後進。爲不淺矣。則此書之
刻。其可已乎。況又與人爲
善之一端乎。生曰。謹聞命。

# 遂書以爲序。明治十五年二月

# 鳳洲土屋弘譔

葉谷林子馨書



學校之爲事久矣。舜時契爲司徒。典教以五倫之道。敎天下典樂。典樂和順人心。是爲敎之初。然未有學校之名。至夏世而初設之。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而其學則明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也。柳古小學大學漢儒紛々說之。其說不一。但礼記曰。子生十年出就外傅。學幼儀。二十而冠。始學又



# 小學雕題卷之上

據陳選句讀

中井履軒著

河野春颺批評

市村元貞訓點

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二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叙。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

曰虞時有上庠下庠夏時有東序西序殷時有右學左學周時有東膠虞庠之類尚書大傳又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是為可從焉而大學始置要之朱子所謂小學是古小學也蓋古無國無鄉學有大小小子則就小學

又云、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糫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同、然其義一也、

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名曰父師、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于門塾之基、而教之學焉、

學小節耳
大學之書明明德的事而莫不出敬的一字小學之書渾是敬的工夫折講云恭與敬大概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潤大敬意思較細容耳不啻臨深踐薄也

一齋曰小學序集說作小學書題為是序與題言体製稍異朱子文集亦作題小學可見但文集無書字

## 書題

特收其成功耳註

大學自有大學工夫、比之小學、更大且博、註特收其成功句、

東晉外平中、燕主慕容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

## 題辭

凡此厥初、

此者、指人也、即固有仁義礼智之人耳、初、謂有生之初、童蒙之時、未受物蔽者、非本然之謂、

李方子曰朱子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蓋以有題字說之也然文集荅劉子澄書此書命劉子澄編次之則劉編次可知矣以有其題言題辭遂謂文公親撰且自註則粗矣文勢固然饒氏註疎矣雙峰所謂自外動於內見者自內而形於外者德崇於內業廣於外

藹然四端

四端、緣二四德一而驗二其發動之緒一、未レ可レ作レ目、

不レ加二毫末一

毫末、喻二其細一也、註一毫之末、一字失レ當、

復二其初一

初、謂二有生之初一、與二前文一相呼應、

德崇業廣

言雖レ至二崇廣一、只復二有生之初一、能無二毀損一而已、非レ有二外物添補一也、

昔之安二於暴棄一註

昔者、指二童蒙之時一、非レ斥二暴棄一、此語小學培養而大學發達者也、何曾有二暴棄一

今豈レ有レ餘

今豈有レ餘、謂二性外無一レ增添一耳、註未レ瑩、

乏無レ也註

乏、窘小之謂レ也、

輕浮華靡註

靡、是風靡之靡、謂二漸漬于不善一、非二華靡一

內篇立教

內篇內三代聖賢之訓外篇外漢後賢者之語內外猶言經傳與春秋內外傳不同與南華內篇不同

小學之綱也註

外篇同類蓋文公創意一齋說可取

得子思本旨竹山說亦同

綱字失倫、

天命謂性、

性、即理也、失乎太快、陰陽五行、健順五常、皆有病氣稟、不當說、

中庸唯說在人性上、不當挾物性說、

修道謂教

修、是修復之意、

教、謂五典人倫之教、未及禮樂刑政以上、並詳于中庸說、

胎教一章教之本源 當在天命之謂性之上

胎教章、意元不太深、勿主張大過、

宗師先儒 註

宗師句太重、冥云奪稱、

天明之明命 註

天明、謂天道也、是未墜於性者、

列女傳

列女傳、劉向所制者、特其贊與圖而已、贊譬蒙求之標題也、其前文如傳者、是後人所加、非劉向之筆譬

蒙求之註也、

詩謂二南之詩 註





施虹玉曰小學之書始於胎教終於咬菜中間綱領正大條目詳明

陳解高解皆非

當領軒之世人未悟之故有此解欤甚矣世之不闢此蓋朱子已論之詳矣

二南六書六樂五射六藝出小學書中者皆不可拘泥數目

詩謂二南之類凡辭之正而不邪者然亦非限以二南ノ

以其精於聲註

聲者疆記能識故事且親近無嫌故也徒誦詩而已何必須其精聲

感於正感於邪註

正邪之感不必深泥

男唯女俞

唯與俞聲亦有剛柔之別不特緩急之間

八年入小學之時註

內則本文不言八年入小學之事註蛇足且下文上年就外傅乃入小學之等也勿泥小學大學之說

保傅之屬不必家臣不必教師下文女子之於姆亦然家臣二字稍拘

誦古文上

朔望六甲註

朔望不在於數

不帛襦袴

不帛亦有防過溫之意上

就外傅當在朔望六甲之前

外傅非嚴師是家臣矣

學幼儀

勺象一齋亦詳說之而竹山曰勺象大夏以樂節之難易分先後耳樂之文武不必論其說可從

學如字、

六書 註

書不必言六書、只是當時通行之書名、

舞勺舞象

勺象並樂名、註失源委、

六樂五射 註

樂不必論六、射御不必論五也、註泥周禮、不可從、

文禮亦然、

程子曰射中鵠云云

程說太深、

孟子曰已推而內之溝中內字內而蓄之切於為已

與一齋說同按其說可据

內而不出

內納同、論語出內之吝、與此同、

樂之文武兼備、稍拘、

文武兼備者

始理男事

理男事、始承當男子、當為之事、不復以少弱自處也、

凡男事當為之事、隨分有之、若農人、固為受田給政役之事、然是條先後、皆以士大夫之子記焉、則非受田給政役者、註謬、

孫友視志

彼與我相照準視己之志意如何以求善耳一齋說費辭高解陳解亦疎

後

志、謂己之志也、

治一官之小事註

士屬於大夫、分治其官事、大夫總統之也、未可以大小判之、

二十而嫁

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三夭兩地之道、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按記內則者、因陰陽立數、今不必泥、且非先聖王之制、心然則亦無可循用、但大數不相遠、故人無非之者耳、

前

姆

男子有外傅、女子有姆、其義一也、體亦等、

以禮聘問註

聘、謂饋物迎致之、即正納幣諸禮之事也、非問、

妾之爲言接也註

在古妾、女臣也、以立女爲義、無接見之意、註鑿、

禮之節目委曲也註

曲禮之曲、猶細也、言記之細節、曲與經對、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也、非委曲之義、

術當作州註

一齋曰妻齊也與己齊妾接也接己下

術當作州是陳皓之說似可據一齋曰術作州於經無可考亦是

原註謬矣

術改作州則家有塾亦當改作閭有塾家塾未必專教小者此註以家塾爲八歲所入之小學未是

八歲入小學教六書見周禮然所謂小學專在書藝與此書編述之意稍不同

州閭鄉黨之名都鄙皆有之不特國中

聖人謂堯註

聖人謂舜也堯未嘗命契爲司徒孟子所述即下文所引舜命契之事耳說于尚書

百姓不親

百姓謂百官族姓

堯所命註

堯所命謬

舜申命註

註申命仍爲謬

直而溫云太平書

直而溫四句皆教養所就之德其寬剛簡亦在所教非徒救偏補不足

歌永言

永咏之本字說詳于尚書

朱子曰寬只是不急促慢々地養他

一齋曰崇四術立四教恐是樂正職條例語下文蓋釈之

古者樂師主教亦非專以樂教而外無所管下文樂正崇四術可見矣

八音克諧

周禮周公致太平書

八音之諧亦別有立夫註失分曉

漢劉歆作周官即所謂周禮也

六德

本註知謂明於事仁謂愛人以及物義謂能斷時宜仁聖等皆輕着仁只是仁惠有恩意之謂也本註及物句亦未安

義理之極致非可教小子姑使之有嚮慕而已故有此說以礼歸六藝故措聖字從周礼



六行

親於本屬爲睦親於外屬爲婣註蓋亦是意矣然睦婣九族則外親亦同乎九族言之不精也

任與卹意相近但任在能以身承當之無避退

恤謂惠保存省而成立之不必財物一路

六藝

樂書射御不必言五六之數夫書固有六書之目然當時所以教必在日用通行上而不專討本源也餘倣此

以見心畫

竹山所謂礼是肆儀節樂是習聲容五礼六樂在其中與射是射術御是御法五射五御之目也

不必問焉書是作字數是布箕六書九數之目不必論周礼之目註不采用而可

真是確論眼識亦高

心畫鑿、

至理所寓、註

至理所寓、拘甚、

射御書數、士之當學者、固不論理之寓否、猶女之執麻枲、治絲繭也、猶農之執耒耜、時種獲也、猶醫之執刀匕、製藥劑也、豈遑問理之寓否哉、

八刑

刑所以輔教、然必求刑與教相紐連、恐有窒碍不可行者矣、夫不睦姻之刑、既覺難行、至不任不恤之刑、尤不當行於今世者、是凶人之利、而良善被害之大者、豈上世民樸、自無所害邪、抑劉歆之立法不合於周公之制邪、周禮亦無不慈不友之刑、則不能一紐連也必矣、

既有不弟之刑、則是可以無不友之刑、其無不友之刑者、猶有不孝之刑、而無不慈之刑也、文意元自明矣、問者固奋答語不分曉何也、

四術四教

長樂陳氏云、以之為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教人、則謂之四教、

註四教、謂春夏秋冬、謬、

六行言友而不言第八刑言不弟而不言不友迭相形耳活看而可竹山說妙

四時四教互文
竹山說可據

朱子曰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
夫人之類然不獨能亦恃勢力

四時未必截然固然但本文之意各舉其所重耳亦非互言

起居走趨詠歌舞蹈非祁寒盛暑所耐

或云以四術配四時仍是五行家之習耳故有未合勿曲護作說

自虛謂不畜其私智小慧於胸中也若意見既立於胸中則教不能入矣

毋驕恃力

驕恃力是遜順之反耳如汎愛衆非是倫亦附會之過

夙興夜寐只是自朝起至夕就寢孜孜勉力也非以夙興之早寐之晚爲善皆力行之事此學文之事

註分屬力行學文以附會於孔子之語未切當

謹而信

謹者放恣之反

興於詩至成於樂

興於詩以詩之正者而言不帶邪者禮所以範身故行於此乎成

此節當在前段謹而信之下亦仍如曩六德六行數目不足拘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必言、

葛屨瞻云、夫子說、興起得鼓舞、在於歌咏的、詩、植立得堅固、在於規矩的、禮、成就得渾融、在於和平的、樂、

葛屨瞻曰、謹謂行之不肆、信謂言之不欺、

此下非小學之事、而附記焉、蓋欲使小兒輩姑識是等名目也、凡是類皆然、

是語出論語、乃當時夫子所以教育者、不必論古者小學大學之次序、

禮樂不可去身、

禮樂推其理而言也、

斯須、猶須臾也、註一離一合、似鑿、

賢賢易色、

首揭賢賢、便是學者、損樣、

父母曰嗟、嗟力、君曰致身、方有味、古人言語不苟如此、蓋人情大抵、於父母不愛、其不致身、以其至親天屬也、唯患其不竭力、以其猶恩恃愛而無辭祿榮辱之期也、於君不患其不竭力、以其爵祿榮辱切於身也、唯患其不致身、以其義合非天屬之親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曰、是旁人稱言之也、非其人自稱、



切實之語人世棒喝

張自烈云、必謂之學者、以為非務學、必不能如此也
非兼生質之美而言、註添出苟非生質一句、非子夏
正意、

明倫首章

初鳴、是為鷄鳴之節、在今七鼓前二刻少、
孔疏、竝謂安髻之竝、故文在冠上、又云縰訖加竝、竝
訖加總、綏纓端鞸紳等、並士大夫之公服矣、居家不
必備具、者、而可責之幼弱子弟哉、想是漢儒實無所
受、想像談古禮、故是謬也、讀者以意消息之可也、

拂髦

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母死則去之劉子說妄

子生三月、則剪其胎髮、留少許兩處夾囟、謂之鬌、及
長而結髮、前髫髮束着之頭上、以為飾、冠則加于冠
謂之髦、故未冠者、亦拂髦、

苛癢

苛、小痛似癢、

柔色以溫之

釋文、溫本又作蘊藉之蘊、

衿纓皆佩容臭

衿纓、佩囊臭、語重複、不知何謂、或疑衿纓二字衍、傳
云、女子許嫁而纓、則未笄固不可佩纓、孔疏、隨文杜

義疏坐陽故請向臥陰故請趾此偶憩之時若居主與則向東君子之寢恒東首則趾西不必請矣

為田護非也、

各從其事

各從其事、各自有所管也、不特內外之別、

請何趾

此、陳有請時之事耳、非謂平日寢興、必請鄉趾也、

管子云、問所何趾、紋衽則請、有常則否、

斂簟

斂、謂卷之褶之、

枕几不傳

傳猶通也、顏氏家訓、食則同案、衣則傳服、杖屨豈重者哉、而敬之者、為下其親於親之躬耳、且其物在地、近之則易足踐故也、

敦牟卮匜

敦牟舉四、者例其餘也、

外降出入揖遊

揖遊俯行也、謂外降出入、皆少俯而行也、與下文噦噫等、不相干、

噦噫嚏咳

噦噫以下、謂侍立之時也、不承外降出入、

寒不敢袭

高曰遊當作揚即玉藻所謂進則揖之退則揚之

方望溪曰退襲而後進待也
肯當父母姑舅之前而襲於褻亦然

襲、褓襲之襲、掩衣前也、不當襲之時而為寒、為不敢不敢
不敢祖褓
此、褓字、非褓襲之褓、與詩、祖褓暴虎、孟子祖褓裸裎之褓同、連祖字、謂祖去上衣也、若夫褓襲之褓、是常禮矣、何不敬之有、舊解、露臂亦難通、
故事、射之類、然不特射而已、外又有祭祀割牲之等、
和灰請漱
漱漬、是用力之淺深矣、不必以手足別、
出心告
出告、或闕亦可、不必面告、至反必親面告、與面、自有別、非互文、
所遊必有常云云
有常有業、所以安父母之心也、
恒言不稱老
黃氏云、對父母言則須避諱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人子不忍斥言非人子身稱老也、
勝當也註
勝、猶堪耐也、
九為人子
本經無九字、



謂有常則常處常友與游心有方別項而義一也
高愈曰輕洗曰漱重洗曰澣
反必親面急於覲親
愈曰老為嚴重之稱嫌其尊同於父母又恐父母以為已過於老欲妄父母之心故不稱之也

林光朝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以為訓

食饗不為緊

食饗、並賓客之事、食主飯、饗主飲、不帶祭祀、古註疏此不言祭祀、得之、不苟笑

笑、謂非笑

遊必有方

存疑云、遊必有方、只接遠遊、說輔氏謂近遊、不是、

不許友以死

黃說、不當采入、

不敢有其身

蓋朋友之倫亦重患難相保義有不可辭者然有父母者辭之而可聽政之辭嚴仲氏得其義專諸之許公子光失其義竹山嘗論之其說當矣

不有其身、謂不以軀為己之有也、身且非己之有、況在身之財貨乎、然是與許友別項、不必拘說、

饋獻、自為子者言之、饋獻於他人也、註引三賜失倫

勿逆勿怠

逆怠、不必言、恃愛註家蓋謂、既孝敬則不當有逆怠、故鑿作之說耳

姑使之而後復之

使之、謂令其作之也、註訓作教、不可從、本註、已雖不欲其妨己業、且與代已者為之、

凡事留心為之者、他人來代、多不如人意、或至敗壞、故雖勞事、而不欲人來代者、亦多矣、

畜養牲也、

畜貯也、被服飲食、諸物曰畜、外貨器而言、

婦或賜之

或字汎、何必論私親兄弟、

父召無諾

諾、許下之聲、與唯有輕重之異、不在遲速、

母改衆皆如是之

母改謂不當變是三事也、非見荅云云之義、





敖繼公曰大人亦謂卿大夫也母改謂不可變亂其三視先後之序也衆字無意義宜作終々皆若是謂與言之時自初至終皆當如上所云不可以久故而或改之也一齋曰衆字鄭謂卿大夫本註謂同在此者不如敖說為終字誤之愈然姑如字解則

視面視抱、是面貌當然之儀容、謂可傳言容其思察

其納、皆非、

衆皆若是、謂所見雖非大人、其儀皆如之也、此泛論、

故下文接以若父則遊目、唯父有不同耳、

立則視足云云

坐之立時、則視足、立之坐時、則視膝、

唯速於諾註

註、速當作輕、

孝子之疏節

疏節、猶言大畧也、是對密之疏、非對精之疏、

衆或指士衆皆若是謂凡為士者皆合如是

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

樂其耳目

樂其耳目、謂凡耳目所須、莫不供以娛樂之也、怡聲柔色、豈遽致其樂哉、安寢處、亦在供具上、不可以定省作解、是故以下、記玉藻者之辭、非曾子之語、

安其寢處

劉氏云、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簟席幬褥、衾枕帳幄、必修治之類、

不友無禮於介婦

字統之一齋說如是洵然一齋又曰友作敢固是然姑依旧文解之則合如項說可也

竹山曰凡感不咸在人我唯盡我誠已尚有求感之心非至誠矣

劉氏云、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

婦將有事

事、其所作、不論公私、

鞠沮而隨之

鞠沮而隨之、情之切而不能自已者、事至於此、而不得逃者、父子之天倫然也、本經此語、與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對、意自分明、非欲感動親心、而鞠沮也

言不惰

情、怠慢不正之意、以言容而言、非指戲謔、

謂言緊切而不緩慢竹山亦所謂游談閑話量晴較雨評花訂

不至變貌

月論說世故人事之類事沒緊要者皆隋也

貌如字、

方氏云、人有常貌、飲酒過量則或至變貌、陳氏云、猶可食肉不至厭飫而口味變耳、

臣先嘗之、

嘗藥與嘗食之嘗意同、致謹而已、註度所堪鑒、

無改於父之道、

高中玄曰、此章道謂其父平生之所常行也、

出戶而聽、

出戶而聽也、與上文出戶只方然既然之差耳、非祭畢之後、

先王能存其心、

本文專以孝愛而言、註乃論存心、失正意、

著存不忘心、

著者、存之明也、言致愛則親之聲色耆欲、存乎吾心而弗忘、又致慤則其存者、愈益彰明較著也、

孝始於事親云云

此孝經之差處、遂貽後害、

制節自制於禮節、註

制謂立設之也、非制於之謂、

宗言人之宗於此云云註

陳氏曰此心常若親之生存神文顯著解是也輔氏解洋々二字不切

張氏曰立身之道既盡則事親之道無不盡事親之道既盡則資於事父以事君亦無不盡其次第如此然又以立身終之何

也

此言群臣中以時進見者之事

鬼室曰宗子當以宗子之宗解是謂源委顛倒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司馬氏云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為重

致其樂

本經樂親之志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

是賣藥能書

明君臣之義

首章

官親職劇日日在朝者必不得如此也古聖賢豈為

如都邑大夫之類是也非近臣夙夜朝會之事竹山說是

閑職疏臣設禮哉蓋漢儒臆度耳

攝齋升堂

攝齋詳于論語雕題

君未有命

此名位未稱是象服也且賜之以侯他日者非平常

每賜命乘服

果實曰核

實疑作心

君賜食

賜食為君之餕餘必先別說具于論語雕題

玉藻曰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北牖之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之下

何氏曰患不能得之亦通未必然

疾君視之

疾者寢于南牖下、所以使君北牖下臨己也、若西首、則君之出入由戶、病者之足向君、為不敬、故必東首也、非生氣之由、

孔子致仕時如此、註

從大夫之後、非致仕也、

進思盡忠云云

進退猶言上下也、註泥過、謂已之過失、

患得之

患得之、謂以欲得為憂患也、





朱子此語概而取之於患失今分為兩項更瞭然

吮癰舐痔

吮舐是患得之時也、不在已得之後、弒不必生於患得也、十常七八、

日月以告君

告君亦自取婦之家也、與告神召友、皆示不敢私耳、

註据周禮非、

卜之

卜、卜其果異姓乎否也、

先妣之嗣

一齋曰先妣之嗣蓋就昭穆言之父所称先妣於子為祖妣於婦為祖姑

先妣、父自稱其母也、何古稱之有、

婦是嗣先妣者、註不當指祭一事、

有常不改其度也、註支離、

視諸衿韠

一說、衿襟同領也、然是假領別設之、以飾衣上者、霞帔之類云、

註主張敬字太過、

附遠厚別

取於近則多褻、或至於無別、故就遠者、謂取遠者以附于此、

肅寺守之

闍寺、謂奄人也、是寺人之守門者、非兩物、

器而藏之

器如字、謂己篋櫝之、又納於器中、

外內不共井

外內以地分之、男女以人分之、文字之當然、豈汎切之謂哉、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

大戴禮無孔子曰三字、唯家語以為孔子之語、而文與此多異、

器謂別造一器貯筐與櫝也一齋說是曰說非

婦伏音相近蓋假之耳

已止也

已、如字、

不百里而犇喪

犇、奔字、

女有五不取

按韓詩外傳云、婦人有五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云云、似長、但不受命、似鑿、

註乘於人、乘於天、過巧穿鑿、

喪父長子

長女而無父母、是放肆不遵訓之本矣、借令有兄、不能相訓、或欲据韓傳、改父作母、亦可、然不若為父下誤脱母也

朱子捨長、汎為無父之女、未允、

有惡疾去

惡疾有系統、惡疾而生子、必傳疾、統於吾家子孫或不盛於世、是當深慮者、勿輕議、

無所歸不去

無所歸其家斷滅也、不特父兄也、亦無宗族攝婦家耳、

明長幼之序

高愈說可從而惡疾二字不深論之履軒此說雖未見所據剴切極甚蓋世不為無此等的事

首章

孩之爲言咳也、兒之可咳者曰孩、兒之可提者曰提、自我咳提之也、非兒自咳笑也、

年長以倍

以倍、蓋謂倍以上也、宜言年倍以長、

以倍之以、因下文之例而言耳、其實難通、古文間有若是者、

二十五之於五十、倍也、三十之於六十、亦倍也、十年一節之說非、

趨而進

竹山曰陳註十年一節之說甚是矣

一齋曰孩頷下也謂撫其頷令笑亦奇

趨、是促歩而疾行也、其實徐於走、父命召、走而不趨也、不當解作急走、

鄉長者所視

從長者觀而與長者同鄉、不敢自適於己也、是禮之當然、若對問、特其一端耳、不可以爲主意、

負劍辟咡

負劍辟咡、義不可曉、註家諸說、並不免牽強、是一條不必采入、

容勿作

呂氏云、作者愧赧不安失之野也、

一齋曰負劍義疏案劍長而室堅不可碎拔心推之背左手下持其室邪倪其身右手從腦傍拔其靶乃出今邪倪其身就童子

語形似之非長者眞負劍也

摳衣去席齋尺、

孔疏、衣謂裳也、齋是裳下、緝也、

衣毋撥足毋蹶、

毋撥毋蹶、俱將即席時之事、蹶躓也、是二句當屬上文、

註、二貌字、並當削、

毋儳言、

曹學佺云、長者之言、未及于已、不可儳踰而言、

毋勦說、毋雷同、

儳言、勦說、雷同、皆以多人在座而言、

又曰毋儳言長者方與他人言

我不可言出言錯雜之也呂氏曰儳言者衆人之所未及而言之也亦通

勦說、謂席上勦取他人說話、已說下截、不使人知、終其說話也、

雷同、謂未察而苟和也、

請業則起、

請業、請問經義及藝事也、是非平常談話、故起耳、非別問當習之事、

不叱狗、

不叱狗義疏案尊客之前肅容柔色安得有之不叱狗謂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

叱罵之聲、不好聞、狗雖至賤、叱之便是不敬、狗且不叱、況僮僕乎、

讓食不唾、

讓者、以美ヲ而讓ル也、讓食而嗑、嫌ヲ於不欲食而推予ニ焉、

凡ソ人於食有所惡ム則噬、

左右ニ屏テ而待ツ

左右字、勿泥、

侍飲於長者ニ

長者、賓也、主人酌ミ、徧ク獻スレ侍飲者ニ、則適ニ拜シ、受ケ於酌ムレ酒ヲ之處ニ、不是レ致スヲ敬ヲ於主人ニ、乃所以自別ツ於長者ニ、故長者辭シ而後反ル席ニ也、

舉ル觴ヲ舉觴ヲ飲ム也

舉猶飲ム也

不顧望セ而對フ

顧望、以己レ之同坐ル者ヲ而言、

呂氏云、顧望而後對ル者、不敢テ先テ他人ニ而言ハ上也、

手勿容ス

容、謂フ正シ襟ヲ斂ム衽ヲ之類ヲ、

洗テ而以請フ

不レ若常禮酌ム酒ヲ而授ク之ヲ也、

註若尊長勝ツ以下、當レ削ル、

父之齒ヒ隨行ス

父之齒、謂フ畧長スル於己ニ三十年以上、其年紀可レ為ル父子



子路卒爾而荅一章旧註所說盡疾何待辨

所謂下篇手容恭之意旧註不弄手之說穩今為正襟斂衽則容字太重

者、兄之齒、畧長於己、十年以上者、不心人人數其父兄之年、而相比等也、上引曲禮、與此相發、

輕任幷重任分

幷與分、泛言壯對老之事、與頒白句、意有不同、凡老謂五十以上也、頒白則大老、提挈且不爲、固無可幷分之任矣、

君子、耆老不徒行

君子與小人對、泛言有位人、此無大夫士之註拘甚、豈以大夫乘車、不須耆老耶、然士亦未嘗不乘也、況老人閑散、不修儀容、有不必乘之意哉、

明朋友之交

首章

吳因之云、二句一直說下、不以道明德進並看、下面覆說者、謂朋友主於切偲、兄弟主於怡々也、非謂朋友不須怡々、兄弟不須切偲、

忠告而善道之

忠告者、告之忠也、則善道亦導之善耳、註善其說稍滯、

事其大夫之賢者

輔氏云、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

大全曰友便辟則不能聞其過友善柔則不能存其誠兵友便佞則聞見日流于汚下

事賢大夫之為益、不止嚴憚、

損者三友

三損在彼、未必皆惡也、但我友之則損矣、便辟只是便於容而順於人的人、不必說不直善柔只是柔順的人、不必說不諒便佞只是口給的人、不必說無聞若夫諂媚邪曲、則不須論損兵、猶不言友聖賢之益也、

辟、僻之本字、音義與孟子便辟不足使令同、

高中玄云、損益各言非對言也、若果一益對一損則只言一益而已、反是者損兵、不必更言損也、

不狹兄弟

本註、狹、兄弟、言恃已有兄弟之屬、不狹兄弟、以兄弟相友者而言、重在兄字、而弟字帶說非恃已兄弟之富貴也、

不盡人之歡云云

是章謂吾辭避、使彼不十分竭盡忠歡也、乃全交之道、非過望之謂、

凡與客入者

此以下、是主客之通儀、乃采入朋友圈中、不可曉、

先施之而已

兄弟天合朋友固宜相友但不可挾其骨肉而狎視之

案是附錄耳蓋已有朋友之交兵則亦不可不知賓主之儀故

附之以姑示之也

通論句讀云通論五倫

孝經中此及立身終之之語皆似不允孝經而有此錯誤讀書者不可深省

竹山又曰子為父隱非微諫微諫存無犯之內事師如事父而以恩義之間劉氏曰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

註先施失倫

通論

首章

考異本理或作治刊誤亦作治

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

此孝經之差處語失輕重遂貽後害

有隱而無犯

隱謂隱諱掩藏也非諫類

事師無犯無隱

師生不以恩為主故不必隱不以義為主故不必犯

意蓋如斯而已註太深

生之族也

子孝而箴

箴字未得善物

親戚不說

戚外親也然此連言亦不必分

小大泛言之也

生之族特承君與師而言以君師為父之類也真氏云謂君之養已師之教已與生我之恩同類也

小學脞題卷之上 廿九

六十曰耆註

耆艾者、稱老之言、不必數其年、

雖欲悌、誰為悌、

是章、悌字泛以少事長而言、不專言事兄、故年既老、則有事我之少而已、無復可事之長也云爾、兄之存否所不論、況五十六十之人、豈必無兄存哉、

官怠於官成

官怠以下、出說苑鄧析子等書、然亦曾子之語、故直接上文、

切磋而不舍也

磋字、従石以砥礪也、

及害於心

心害、不必言、

敬身明心術之要

君子無不敬也云

是語支離、非孔子之言也、

是傷其本

本、枝之本、謂幹也、非根本本末之本、

真氏云、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

景賢範

在大戴礼又出礼記哀公問一齋曰毋不敬四句即論語脩己以敬安人以安百姓之意又曰旧註非是

一齋曰官成謂職事習熟有所恃也旧解為爵位尊顕者失窾

與竹山說相發而傚字解得更遠

景仰既為熟套、景當訓慕、

敖不可長云云

敖欲志樂、人所必有、未為過失、但長從滿極、然後生人、本有當然之則、可見敖非惡德、但長之則入於惡、

過失耳、

人於卑賤者、不必敬、是敖耳、大學敖隨朱註、五者在馬說消而絶之、不可從、

安安而能遷、

安安以上文例之、似一字衍、

安安句、蓋以一身處置而言、行藏出處之類是也、註

一齋曰狎而敬之至安安而能遷此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為文其說蓋取朱子說也又曰疑事勿質是一件直而勿有是一件回解連說非是

遷義、失當、

伊尹之囂囂、可謂安兵、翻然而起、可謂能遷、

狠毋求勝、

毋求勝、唯義之順、不當欲必己之勝、

分毋求多、

毋求多、只是不貪之意、註愚不均失倫、

不可棄也、

不可棄也、猶言不可廢之物也、非言勿失、

恭見乎外、敬主乎中、註

古人敬事、每在用處而言、宜以動靜分恭敬未可判

內外

問仁而所答各異者 註

異者、因其見成人物也、勿論稟受、

敏於事、愼於言、

集註、敏於事、不敢怠也、愼於言、不敢忽也、

事易怠慢、故欲敏、言易妄發、故欲愼、皆自修之急務、

未可以有餘不足解、

懷惠之小人也、註

懷惠此無所當、蓋對耦文之失、

明威儀之則

母嗷應

鄭註、嗷謷呼之聲、

袒露臂也 註

袒則露肩不止臂、然亦有二、脫上衣而露中衣者、露

膚者、皆袒也、

袒衣所以息倦、註

袒、所以去煩熱、

戶外有二褠

二褠只是二人共、不可挾長者脫褠戶內說、註援少

儀失倫、且一主一客、亦二褠、然亦不當泥說、二褠不

竹山曰二褠既見其有客則戶外之褠其有無不必問而可又

曰長者脫復於戶內之說於事理多窒礙不惟此章不可采用

一齋曰入戶奉扃謂方入戶之時手奉扃敬開之也

與手勿容相應

入則三揖以上、可知矣、

奉扃

奉扃實語、非形容、蓋扃在扉之中、身鬬之時把之也、言奉扃將鬬之時、須一意在扃、毋回視瞻、按本註云、奉扃謂應小啟之、以兩手奉戶置扃之處、敬也、亦未粹、

摳衣趨隅

孔疏、衣裳也、

手容恭

恭、無慢弛而收斂卑遜之意也、高正未可以訓恭、

口容止

非言食而動搖唇吻者、為不恭、故曰止也、

聲容靜

靜在言語上看、未旁及噦咳有無、

立容德

德、温厚和平之意、未見中立不倚之意、

不旁狎

旁、親近之也、

不道舊故

舊故不必舉其非也、凡舊來所有之事、或我嘗有德

一齋曰立容德德只是自得中立不倚巍然可仰玉藻所云山立時行是也或謂德字解有多說畢竟不允恐是誤字更思之

道其盛則近於
援道其失又鄰
於薄戯色如笑
顰不謹瞻視不
尊則輕且忽不
可旁狎也

於彼或彼昔與我狎或彼昔貧賤之類皆是言之則
人多不喜漢高祖酒沛宮道舊故為笑樂與此非倫
而字義可以見矣

援來報往言喜
其來歸而援之
怨其往去而報
之皆出於私情
見于一齋說

援來報往
來往相對自兩邊說來往以堂庭辟立之時而言必
須徐々有次序也不容突如本註人來往所之當有
宿漸不可卒也

毋循枉
枉不是已之過乃前人之枉凡事依循舊貫冝無尤
但其枉者不當依循而行不得以故事藉口

毋身質言語
毋質亦為常人而言不得以此拘明達博識之士
視上於面則敖
敖憂姦皆貌之疵矣不可於心上論
侃々如也
孔安國云侃々和悅之意閒々中正之貌註和悅而
諍尤難從
所以敬天之怒
不必言天之怒
入里必式

竹山曰樂之節奏自有緩急徐疾之異蓋采蘋較急疾肆夏較緩徐故趨以采蘋之節行以肆夏之節皆意內度之以得其宜也舊註歌以為節為自歌之乎

馬氏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入里必式之意也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而其父責之張湛望里門則歩而君子多之鄉黨尚齒況同里中長老可數者必多有之比之鄉黨加親昵也入里可過長老之門耳趨以采蘋

以采蘋謂中采蘋之節也非是時奏是樂唯周旋不容直去趨

熊朋來云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

玉藻周禮文誤當依大戴禮改正趨以采蘋謂趨之寬急恰中采蘋樂節也下句倣之蓋緩急之分耳

按禮云堂上不趨則堂下固趨也又門外曰趨門內行趨豈唱歌之時哉為有人為歌之乎衆人行趨豈得一一為之歌乎其不通甚矣一齋曰唯度在意內耳非口真唱歌之

曰行絶無左證

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非辟非心之固有故曰入猶是客氣之類耳方註當削

唯固也故其力能至註

註以審固分屬力功非也本文唯論中不論力

明衣服之制

敬爾威儀

威儀輕看、只是儀容矣、註据左傳非、

黃耇無疆

老人之眉秀庞、故以眉壽為老稱、非徵之謂耇句也、

老人之腰句曲、故以為老稱、亦非徵、

不以紺緅飾

蔡虛齋云、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緅飾、緣領袪齊皆有之、而同色、註特以飾為領緣、可異、

近於婦人女子之服註

一齋又曰義疏案儀禮純博寸純以為口緣蓋尊者存以多飾為貴故吳父母大父母衣純以

續若唯吳父母則飾少而純以青故不純素者一堂吳麥見天倫之樂事不純采者終身孺慕見至性之篤性

婦人服、以後世言、不必言、

表而出之

表者、絺綌、上加表衣、也、出之者、褐表衣、而露見絺綌也、

孔安國云、表而出之、加上衣、邢昺云、為其形褻也、

孔子羔裘玄冠

本經無孔子二字、

明飲食之節

首章

澤、謂汗於口澤、

竹山曰共食共飯如後世卓膳是也古人多然又若今時家人相聚食赤飯之類

毋揀飯以下、不必共食者、

毋投與狗骨

陳氏云、毋投與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也、按與狗似憎惡、

毋噉炙、

噉、以口就物而齧也、孟子蠅蚋姑嚙之是也、謂炙可用箸則用箸、或以手或以盞匙決之、勿舉塊肉就齧而食也、

客歠醨前

醨、貴肉多而凝濃也、肉少則漓薄可歠、故辭以窶也、

按一齋論語說曰周官有食醬享飲食則飲食須視為常用藥餌即不厭精是謹嚴製法意思以下是精鍊藥品意思可用履軒說未歸着

食不厭精、

張芭山云、總是聖人隨物制宜、自然合節處、不必專就寡欲衛生上說、

食養人、豈必於精、膾粗亦豈能害人、是節只言食尚精膾尚細、弗禁至精至細耳、

不時不食、

張南軒云、不時非食時也、亦通、

唯酒無量、不及亂、

飲酒多少、有時定限、

沽酒市脯不食、

不多食承董說為是

邢疏、酒不ル自ラ作ノ一ニ未タ必精潔、脯不ル自ラ作ノ一ニ不ル知ニ何物之肉ヲ故ニ不ル食ハ也、

不レ撤レテ薑食フ不多クハ食ハ

張芑山云、不多クハ食ハ、承テ二薑食フ一言ヒ、按スルニ醫書所レ引ヲ、皆若シ二是ノ一解ノ可レ從フ、

薑能ク和ス二鼎ノ一味ヲ、且ツ解シ二毒殺ス一氣ヲ、故ニ古者多ク用ユ之ヲ、是ヲ以不レ撤テ而食フ、亦不ル多ク食ハ也、夫レ通ス二神明ニ一、本ト無レ替ル當ニ削ル、

黍レ豕ヲ為ル酒ヲ

本經、黍上有二夫字一、

譬古立教

始テ受レ命ヲ曰フ宗ト

宗、不二必始祖一、註謬ル、本經、宗、謂二有レ德有レ功ヲ為ス一レ百生不ル遷ラ之廟ト、

為二賈衒ヲ一

衒、古字又作ル衒ニ、行キ且ツ呼テ而賣ル物ヲ也、

孟子幼キ時

孟子之時、有レハ後ノ喪ヲ踰ル二前ノ一レ喪ニ之謗リ一、則孟子亦當テ葬ル二其父ヲ一也ヤ、心非二幼孤ナル一者ニ、徂レ女傳ヲ、三遷之說、及ヒ斷ツ機ヲ等ノ說、皆係ル二女ヲ一是世俗相傳ヘ以テ二孟子ヲ為ル一レ幼孤ニ也、亦不レ足レ辨スルニ、

師二孔子之孫子思一ヲ註

朱子曰小學一書修身大法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其書蓋與大學配矣而孟子三遷之說其疎如此可怪是非信列女

傳者邪然列女傳間有後人附會之言況其贊與圖劉向撰之如傳則後人所加固不足信可知

孟子受業子思門人非親學於子思從史記為是

無以言無以立

詩者微婉巧慧妙達其情使人聽戀弗倦如通達和平未足狀之實辭之尤善者

言字立字意輕無以言謂詩不可不學之甚也猶言無舌可出也無以立謂禮不可不學之甚也猶言無足可踐也竟曰篇不知禮無以立也集註云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是也

牆面而立

牆面面於牆也面虛字猶向也

一齋曰牆面是倒語面向也如

王文成曰舜只是自進於又以又薰烝不正他姦惡諸說恐澁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註

一物無所見意已完若一步不可行蛇足

明倫

首章

頑是昏塞不通之稱若心不則德義之經不可作正解

嚚亦喋喋讒惡之謂耳

烝烝猶騤騤也又自強治之也言舜徐徐源源又治之不使其至作姦也

怨慕也

小書是章一齋曰孟子有上句今畧之與孟子本旨相左

是章怨字正與小弁之怨同是怨親也非怨己又我竭力至何哉當從高中玄之說作慙狀然是等當在本書論之朱子於是書畧中間數句則不得不依其解

內豎之御者

內豎蓋使令婦女也內字所以別於男子文王之朝於王季當方上食之時則必在視之若食已下則問其已進之膳品也非一時之事

事亡如事存

存亡猶言有無也死生存亡古人多重疊言之言語

問所膳問膳品而知其所嗜則其餘所不食者當不再進故命未有原愆非溫燠復進之謂竹山說亦近之

上稍有差耳不必以始死既歛判之

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

尤西川云問間然之間

頃步

鄭註頃當為跬聲之誤也

見夫子之居朝廷

朝廷嚴臨等必大夫以下有土有臣而後可言於曾子為未愜是雜家之重言自獻破綻也九說苑一書大抵重言耳不當作實事

少連大連善居喪

不レ怠ヲ不レ懈、及ヒ悲憂皆謂二其ノ哀感之狀ヲ一也、但語自有二緩急一、勿レ作二勉禮ヲ之解一、

未タ嘗テ見レ笑ヲ

不レ見レ笑ヲ謂不レ笑ハ也、勿レ以テ二大笑微笑ヲ一作レ說、

如下不レ及ハ其反ニ而息上

如下不レ及ハ其反ニ而息上、一氣讀、如字直ニ串到ル二息字一、

望々、望而又望貌、孔疏、如ニ有ラ所レ求ル物ノ不レ得ル、如下有テ從ヒ二人ヲ後レ行テ而不レ及ハ之貌上、

是章三件、皆冒二以テ如ノ字ヲ一者、可レ見ル比喻ヲ矣、註求メレ親從フ親ノ不得ヲ語意ヲ、

一齋曰少連大連恐是日本官名仲哀帝記以大新河命為大連大連雖始見於此而前蓋已有此名文獻不足徵耳

又曰舊說曰言笑之微則誤矣既已泣血焉能笑吳艸廬曰未嘗微笑可從

義疏猶如望親之偕久不及其反而欲息以待之

竹山一齋皆曰孔子曰殷有三仁而其詳竟未可知今小學據史記微子世家與殷周紀所紀先後不同難信當以論語為正商書又曰父師赫々正論不顧

曾子有レ疾

是ノ章非二專ラ論レ孝ヲ而孝自在二其中一、然ニ朱子既ニ編二入スレ于此一、其レ必為二專ラ就レ孝道一言者ト上、若キ本章、正意當スレ於テ本編一論スル之ヲ、

箕子者紂親戚章

是レ等語、皆流傳之妄誕、難シ可キ信ジ據ル、

紂囚ヘ二箕子ヲ一、即奴スル之ヲ也、故書曰囚ス奴ヲ正士ヲ、非ル箕子自為ニ奴ト也、且ツ佯狂、是レ微子矣、非二箕子之事一、是レ皆史遷傳聞之謬リ、

隨テ而號フ之ヲ

隨テ而號フ之ヲ、當シ作二號テ而隨フ之ヲ一、

行遯則箕子未嘗隱未嘗狂

一齋曰豫讓似以子子為義謂之氣節之士可也炭是蚕炭竹山曰啞色嗄也非喑啞之啞

行所以存宗祀、不必言、
以存宗祀、不必言、使人視之、
不為昭々、信節、
考異云、信本文作變、使人本文無人字、
吞炭為啞、
炭灰、古通用、
按說苑云、讓漆身變形、吞炭更聲、其下文乃云、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文意可見、
戰國策、讓遂吞炭以變其音、
委質為臣、

竹山曰委質實贄也一說致身也蓋以質為形質之質也兩說俱通

委質兩說、其一為委贄、其一為委托身體於君之義、
即致身之意矣、若屈膝解、不知何謂、
謂識其志意、在於報仇、
識字、後說當削、
朝去而晚來、
考異云、朝去本文作朝出、
淖齒亂齊國、殺閔王、
據史記世家、淖齒楚將、來救齊、因相潛王、已殺潛王、
去還楚也、無王孫賈殺淖齒之事、或非實然、
祖右、

袒露肩也不止臂
市人從之
考異云從之本文無之字
臣聞之
考異左傳作臣聞之
從祖叔母
康子祖父之弟故稱從祖從祖之妻故有叔母之稱
通謂叔祖母
康子之祖父之弟為文伯之父本無叔字者非若從祖母是祖母之姊妹矣母之姊妹為從母故祖母之姊妹亦為從母

一齋曰袒有左右此云袒右表殺身復讐之意鄉射礼射疏曰凡事無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人左袒此及大射亦皆袒左不以吉凶相反惟有受刑袒右故覲礼曰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注曰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是也按史記周勃時有左袒之語左袒為常時右袒為受刑耳

姊妹當稱從祖母也
或曰放後
放逐也放逐而安置於其所從此而言曰放在彼而言曰置字義自不可渾以為放者別有緣故也非誤
共伯蚤死前
標題共伯僖公世子名余為弟和所攻而死於僖公之墓
故身
有澹臺滅明者
子游蓋得滅明以為參佐掾屬也而公事謂其在公

暗帶楊震四知來

職事、非飲射讀法之謂、夫屬官不敢私事、長官、纔見其操、若管下廢民、固其分矣、何足稱焉、亦何減明一人矣、

朱子曰如不經不實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所以榮之為愚也

聖人之言、寬緩而不迫、

語助之緩急、自是古人之口氣、豈獨聖人然、

高棠自見孔子

子羔一條、見流傳俗說、此不當采入、

南容三復白圭

郝京山云、适縮蓋非一人、索隱誤也、

孔安國云、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

黃氏曰三復謂每誦三復也非謂一次三復亦非一日三次誦之

左氏疏曰紈者縣紈之紈垂于冠之兩旁

按孔說是矣、不据家語為每日三復、

服之不衰、

本註、從杜預曰、衰猶適也、

居吾語女

居者、使之坐也、

紈冠之垂前後者註

紈、懸瑱之繩、垂兩邊、非前後、

通論

首章

其娣上、當有又娶于陳二字、曰屬為句、不然其娣不通、戴

嫣是厲嫣云、嫣非莊姜之嫡、
本註、本有又娶于陳、曰厲嫣生孝伯早死十二字、
小加大
小加大、亦以班位門閥而言、與賤妨貴相似、非德之大小、
賤妨貴小加大、滛破義及不行不孝、皆州吁所犯、孔氏稍護之何也、
劉子曰、吾聞之、
劉子之語、原不純粹、是自當時言語、不可深求者、隨文解之可也、宋諸賢主張過實、文義却有不通者、

朱子曰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真氏曰劉子所謂中即所謂成湯之所謂衷是天命之性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人得之以生云々則履軒未必費辭

天地之中、蓋以人參天地、為三才而言、人受天與地中間之氣以生也、以中為理之本、吾未之前聞也、且夫理者本于天、故謂之天之中、猶可也、然本文既言天地之中、則理亦本于地、而有之中者耶、

定命

定命、謂安置保存之也、
能者養之至以取禍、
禍福、只以人命之長短而言、劉子蓋言人能務禮義威儀、以養其命、則命長、反之者、命中絶也、此命字、未及人受以為性之理、禮儀威儀、未及其出於天命之

中井履軒著
河野春颺批評
市村元貞訓點

外篇

有物有則

物、謂耳目手足之等、則如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之類、故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諸因此而推、可也、舊解非不美、但稍有失窾者、

胡說拘甚、

九言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嘉言也、

性之道理、但汎汎以禮儀威儀、為定命之具焉已、是章未嘗說性、未嘗說理、其所謂命、亦唯受生、及長短之命而已、附會作說者皆非、但人既受天地中間之氣、以為三才之一、自然不能無禮義威儀之則云爾、亦不必討其來處、

莫如敦篤

敦、是虛字、篤是實字、敦篤與致敬對、猶致篤、

攝以威儀

本註、攝、佐也、

小學雕題卷之上　終

此四字自詩經來而仲山甫令儀令色即是則也就原文熟思則可推考未必俟諸說

小序引詩之意、是以嘉言善行、充懿德、故嘉言、即懿德之行也、此註心以物則為言、似隔一層、

嘉言

廣立教

叔敖楚官名註

叔敖、即孫叔敖也、孫叔、疑是族姓、

名艾註

艾一作艾獵、

慈母之愛

愛疑當作教、

畫虎不成、反類狗、

使人作是書、其心曰畫虎不成、反類猫也、今之家猫、漢代無之、蓋唐代肇自夷中來也、詩有猫有虎、礼八蜡迎猫、是野猫食田鼠者、非家猫、說文、曰、猫貍蜀也、

秩職也注

貴誼云、善不可謂小而為之、勿以惡小而為之、

悲歎窮廬、言才不廣學不成、則不能仕官、老死陋巷、

一齋曰鵲驚一韵虎狗一韵

房繫辞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為也才不廣拘與蓋意違時去耳

秩序也、謂高卑之等差也、

鑑照也　注

鑑、以爲鑑戒也、

以言而是非毀譽人

毀譽不心過實者、但比是非較重耳、

蘧篨戚施

蘧篨、喻被奉承者之騎亢、戚施、奉承者之卑屈、喻

賦命有疾除

歐陽永叔與姪書曰、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冠裳、當思報效

一齊曰蘧篨戚施猶俳優侏儒本以承奉爲事爲人所玩戲者好承事者初玩戲彼而究爲彼所玩戲而弗之知也故古人疾之

一腔熱血自是動人何等渾厚何等誠實

一齊曰人氣質有上中下猶韓氏三品說

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

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在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

按此、眞戒勅兵、如范質者陋矣、

上品中品下品之人

是三品、是就氣質上爲之等也、若上智下愚之不移、專指氣質與此意同、但所謂下愚、全然蠢愚、不辨菽麥者、乃占上知對世間希有者、康節是語、雖本於論語而論聖愚處、稍不同、先儒解論語、皆康節之意、失夫子立言之意、是不可不知

陳說對人而言太陋不足据九卒陷奇禍罹奇難不自悟者卒皆非樂禍之使然耶

日用奉養四護誰復謂之非有恩

樂禍樂人之有禍也註

樂禍謂自安於危也、小人為不善、方在敗禍之中、而不自悟、反以為得、其是之謂樂禍也、註謬、

惟曰不足

曰不足、猶不給也、為之未及終日、既先設也、是謂所為之事多、非其心以為不足

有恩云々有別云々

有恩亦在平日說、不必待貧窮死生而後見、有別、不須解注稍拘、

讓路云々讓畔云々註

讓路只是人相讓也、不必論少長輕重、

讓畔謂彼此相推與焉、不特不相侵奪、

廣明倫

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

存保存之義未必費辭

存猶言立也、註拘、

為人臣

為人臣、据當時立言也、如古礼年二十未冠責臣行也、正是學臣行之初矣、

父母之喪既殯

所謂日中而殯者、葬曰之日而殯、不待明日也、舊說

秦溪楊氏曰司馬光曰士虞礼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間也禫祭名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日蓋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音十日而成笙歌檀弓曰祥而縞禫而素紕也是月禫徙月樂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其祭在祥月之中也鄭說之不可從也明矣

以誠意動之在盡自然之誠意以感動之耳固非虛設若在虛設則所謂權詐亦不可為誠意也明此說亦稍有病

以為日午之謂非也、

中月而禫

中月而禫、謂禫祭必祥月之中而行也、鄭氏閒月說不可從、

車螯海蛤也

車螯、謂大蟹螯、

沉滯坎坷終身

坎坷、是實在蜀時也、終身不得、實後入晉得官、

當以誠意動之

當以誠意動之句、似稍有病、

事長之道、固當如是、不可欲動之而為之、苟為欲動之而苟且矣、凡訓苟為誠、皆後人之謬解、

苟、猶是苟且矣、凡訓苟為誠、皆後人之謬解、

今雖富盛

集成本、富盛仍作富貴、宜從、

孀婦

孀、寡也、

恒代之遺風

劉勰新論云、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其俗待妻妾

上字礙目未心言本是戰国風習之所存

於客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為俗也、

善柔基于論語季氏篇末

皇考治家

柳開父承翰仕柴周至監察御史、

仇敵仇讐相敵也注

敵亦仇也、註滯甚、

擇其善柔

彼此皆善柔矣、恐不當因一言加怒氣、怒氣不可謂善柔、是行文粗處、

善柔、謂温和一邊者、且善柔二字、未有諂媚意、註並謬、

何氏曰通典秀為舉將服議舉將乃舉官通称文承二字襲軒翁説是

同僚之契

皆好事也、然恐啟朋黨之端、未心無弊、

舊舉將

幷州師説曰、辟之則為舉主、史之則為府主、舉將、蓋併舉主府主言之、交承、謂同職聯事、上下統攝承受者、非新舊之謂、

授之以事

本註、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

廣敬身

董仲舒曰

本書上有臣聞之語則仁人云々引古語也非仲舒之言

正誼有時亦有無利而有害者明道亦有無功者唯仁人所行在誼與道而已矣初無計較利害功效之心也註未嘗豈心二句失之

遯思邈曰

淮南子云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知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

思邈改志作膽味是也按本傳又改行作仁曰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云々其言皆龐雜無章朱子蓋節取其要也不如舉淮南之舊

從善從惡

善惡以目前所做而言不必討其來處作說

不枉百步不失一段

百步一段指總身之總計

悟悔悟注

悟字不帶悔意

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注

上下兩字以遠近淺深難易高卑言耳不當以判天人

一齊曰義訓宜利亦訓冝於理之謂義宜於身之謂利

朱晦菴曰膽大是千万人吾往處天下万物不足以動其心貪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只是畏敬之謂如文王小心翼々曾子戰々兢々臨深履薄是也然孫語較之淮南子所謂化玉為鉛者

一齊曰一段謂一家所受別為一画若蓋泛言非定數也

朱子曰四箴者
旨意精密所謂
一棒竹山曰一
掴一掌血者

周氏曰安肆曰偷
周說滯甚、
其視箴曰
其視箴舊本無其字、宜從下並效此、
得於天之正理注
天性、猶言天稟也、未可指為天之正理、
自然非禮勿聽也
是句、亦用工之語、註自然二字、妙、
欽哉訓辭
訓辭者、指經文非禮勿言、非指上文、

動箴
動箴誠思守爲、分心動身動兩項、並說下、其意精細、
然若孔子本語、只專在身之動作而言、未嘗及心之
動靜、是則不可不知、
習之久而與氣質之性俱成註
習性二字、皆舛、
聖賢同歸
聖賢同歸、言能若是、則我亦與聖賢一歸也、
葉氏云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
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怨字與韓子所謂取于人廉故自取廉々字同一般推考之則彼我兩項判然

怨已

人之爲不善、往々自言曰、我方有如是之事、則此未足爲悪、曰、衆人皆然、此未可咎、曰、我年少、曰我貧賤、遂以不善之事、爲已之分、凡是之類之謂怨已也、蓋怨字、有原情宥過之意、唐宋以來為熟套、其與經典中字義不相符、何深論之、朱子欲以愛字易之、大失語氣、

又按怨字、分明用時俗語、唯古人亦有如是用者、潛夫論云、君子之人、論彼怨於我、乃與范公之意合、

貴賤壽夭

壽夭與氣象、不相干、然諾心重應、

應即踐、踐不當作兩事、

見善如已出、

善悪如已、並謂物我無間也、註大謬、

子孫衣食別無調度

本傳、孫作弟、

別無作無別、其他亦多不同、

調度、謂器服諸供養之物、

郤猶居也

都、統也、

先意承顏

註、道迎善意、及吳氏養志、養口體、兩項判之、並非、且養口躰非兵、辭此、援引失倫、

謂自沮喪其暴悍之氣注

恭然沮喪、與瞿然自失、語意正同、不必言喪其暴悍之氣

施無不達

達、至也、

多為童幼婢妾所黠汚



多為之為、亦是平聲、如是之處、古來註家、未嘗有音去聲者、唯此一處、陳氏音註精細、据其例、亦無音去聲之理、蓋偶然之誤耳、集成此無音、得之、

散汚經書實累大德注

散汚累德、不必經書、累德與百行之一相反、註拘、

言為不周徧實則外倫理

言為、與上文自謂之意同、謂之為無不周徧也、

葉氏云、自謂性周法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

蓁草盛貌注

蓁榛通、木叢生也、

善行

實立敎ノ

風者上所化ル注

風ノ字、原自上者、然熟用風俗、二字只在見成習俗而言、不可据古義作說此條風俗賢才兩平、不可論本末、

此宜入嘉言篇、不知何故在善行、豈欲學事相比例與、

看詳學制ノ

亦宜入嘉言

一齋曰看詳是看闕詳審

延待也注

延、招來之意、與上文延聘之延同、

敎人自致知至於知止

是條以致知誠意灑掃三者為近小、以知止平天下窮理三者為遠大、各不相干、只為三平語可也、註纏繞大失本意、

循々有序

序字、兼始終、非特大學、

實明倫ノ

倫經險阻ノ

一齋曰自致治而至於知止自誠意而進至於平天下大學明道別有定本而其功夫次第如此與文公定本同有補傳者不同洒掃應對下學之初究理尽性則上達之極究理是究理於義者尽性是尽其性以尽人物

險阻、謂ニ九ノ難ニ苦困厄之事ヲ一、非ニ特ニ道路之難キニ一、

貧窮裸跣

貧窮、本傳作ニ窮貧ニ一、

薛包

薛包、一條、後漢書劉平傳序注華嶠之辭、

既ニ而弟子求ニ分財ヲ一異レ居、

既ニ者、只汎ニ舉ニ其後事ヲ一之辭、不レ可ラ下作テ二喪閔ル上一看、

弟子謂ニ其弟ノ之子ヲ一也、非ニ二人ニ一、

爲ニ魏安東將軍司馬昭ニ一司馬

是時、司馬師爲ニ大將軍ニ一、統ニ國權ヲ一、而弟昭爲ニ安東ニ一、魏嘉平四年、吳諸葛恪、敗ニ魏師于東興ニ一、本傳敗作レ没、

郡國舉レ辟ヲ

郡國、舉曰レ辟ト

辟、郡國之召ス也、非レ舉ル、

山南曾祖母

山南、曾祖母、

新唐書無ニ祖字ニ一、

如ニ新婦孝敬

如ニ新婦孝敬ニ一、

據ニ唐書ニ一、如ニ新婦孝敬ニ一以上、是レ夫人之祝辭矣、則崔以下、是レ玭之評語已、

熊氏曰注

熊說爲ル、

稽顙叩頭也　注

稽顙與叩頭不同

繼以師旅

祖括之日

袒脫衣露肩不特露臂

行次同州

次舍也過信曰次

田畛為丞相

古禮士大夫相拜秦漢以後拜禮益重以九卿拜丞

相大將軍乃為過恭謏礼也

陛下內多欲

多欲所包廣兵宮室聲色皆在其中不特征伐神仙

輔弼一意不當分屬德違

輔德而弼遠也

最後嚴助

史記最後下有病字漢書削之非也

孟賁夏育皆古之有力者　注

二人皆古之勇者不以力名

踞厠視之

真氏已有此說云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征伐好色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

陳註之謬每々如此陋莽甚矣

一齊曰踞蹲也厠是溷厠今按獲軒說赤子穢器非不可然鑿盖王候之溷厠不可尋常視之雖我朝亦然乃溷厠說可據

孟康注武帳則置兵衛帳中亦可從

厠、虎子之類、以受糞者也、世俗赤子、穢器正是、故得踞焉、以見人方石君之子建、取親中帶厠牖、身自浣滌、即是、物、陳選解厠牖為穢器、胡不相援據、如淳曰、厠、溷也、豈亦是之意耶、若以為平常之溷厠、則亦遠於人情、

上嘗坐武帳

武帳、講議武事之室、註謬、

制曰可也注

制、曰、語大、

重去聲注

重、為平聲、屬上文、

史氏紀事原其始曰初此節取其事而失刪也

是條、紀高允之事也、未有恐負翟黑子一語、故先舉黑子一節、為之張本也、故以初字起之、仍是史氏原始之法、陳氏謬為平序者、欲刪初字、謬矣、

此條主記高允之直信以語中有恐負翟黑子故先叙其事以初字起之

吾自導卿脫

脫、與下文為卿脫死之脫、同、

竹山曰廢或見原是導黑子以

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

劉說腐甚、

高允慷慨義烈之士也、忱直信義、則有未可以醇儒

目爲、今是言、與其人、正相當、劉氏所嫵、近於僥倖與
有所爲、適所以爲尤、而無責者、乃以爲史筆之鑑、不
亦誣乎、

取應

宋趙崇憲淳熙中、以取應對策第一、後復以進士對
策擢甲科、

取應、又曰應取、蓋如言舉、

姊妹同出曰姨、

姨兄

紝以箴注

氏兩駁以為史筆不可信者何為誤之甚

紝、說文云、機縷也、類篇云、織也、未有以爲箴功者也、
內篇織紝、註云、紝、布帛之屬、宜從

先生以年注

先生、以學者之稱也、非以年、

鹿車可容一鹿者注

以人曰鹿車、

斷髮爲信

三國志註、髮下有以字、

冀其意阻

三國志引此、阻作沮、

何辛苦乃爾

三國志、何下、有二至字一、

有二姑自在一室

自在、本傳作二獨在一、集解本從之、

鼓譟、擊レ鼓而呼譟也、註誤、

鼓舞、呼譟也 注

衰亦無レ恙

無レ恙、猶レ無レ他也、

始知二疫癘之不一レ能二相深一也

知、本傳作レ疑二無一能字一、



万石君尚無レ恙

恙、病也、然無レ恙者、存レ之謂也、猶レ言無レ他也、非二心無一レ疾病、

中帛中衣 注

中帛、若レ裳而在二中者一、尤近二於身一、俗云禪子、是也、非二中衣一、

相與娛樂

漢書、相與作レ與相、

尚有二幾斤一 子孫冀二置田宅一

漢書、幾斤、作二幾所一、

冀作幾置作冕、

苦居献畝

献畝之献、與献瀆之献、不同、

凡田一畝三献、下曰献、高曰畝、其實一畝之中、而三畝三献、廣各一尺、

陶淵明

張縯云、先生作孟嘉傳、及祭程氏妹、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始稱潛、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俱字、元亮、南史稱潛字、淵明、非也、

董生行

是詩、賦也、不帶興意、

躑躅、欲前而不前也、

為搢紳家楷範

搢紳、搢笏於帶也、

步屧以隨、

屧、曳履聲也、屧無係帶、如今之草屨、

共一牢食

本傳、作置一槽、共食、牢、蓋槽之譌、

實敬身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

十起、稍有自勉意、不起、有放下意、並是外面、至寢不眠、是内情、自有淺深、不能自掩、

十起不起、先是會有此事也、病應不同、時應不同、不心以十起不起作避嫌、可也、

雖居倉卒

本傳衣作服、集成本從之、

爛汝手乎

本傳無乎字、

愛好人倫

人倫、謂嘗奬士類、

以荆楚為國之西門、故閫外、指將帥之任而言、荆州在方面、而刺吏者、任兵馬之重、故稱閫外耳、非以荆楚比門為言也、

正其衣冠攝其威儀

晉陽秋、下其作以、

亂頭養望

熊氏云、養望、今依通鑑本作跣足、

不顧前後　畏避退怯　如懦夫然

本文不顧作勇不顧怯作處懦作怯、

凜軍食

與竹山説同

廩稟同、謂支給之、

食儲帑藏

帑、指布帛之類、非庫名也、帑藏、乃是藏布帛之庫、

王涯

涯雖嗇吝、而其言豈皆失當、人固有明於此、而昏於彼者、各得於性之所近、涯性嗇則知妄費之為不可也、心明矣、故君子不以人廢言、熊氏托辭之說、不可從、

地黃酒

地黃酒、蓋寘毒於地黃酒之中也、地黃酒臭色易混非清酒之比、乃是用毒之便耳、恐非詭辭、且毒不必酗、

發解南省廷試

解、是解送之意、

南省、蓋指礼部所試、廷試、即殿試、御前親試也、

聲伎游宴後

聲伎、謂歌舞俗樂、

誠而已前

是章、是不善雖小不敢為也、註、誠而已、未得其解、治心其放心也、註

治心、不特收放心、總是心術之工夫、

掣肘矛盾

掣肘矛盾、並用古事為言也、註只就字面作解、不通是禪子頓悟之窩穴、吾不願聞也、

君子非黃白不御

五色、本無貴賤、無邪正、先生之法服、五色無不服也、孔子唯不服紅紫而已、文中子隱逸之人、儉約自牧因黃白其服而不致飾可也、然其言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則自作律令也、是文中子之偏見耳、後人或欲奉文中子之律令者、亦惑矣、

儉潔之外 注

長物、所服之外、多蓄副也、註、儉潔之外、大誤、

黃白麻紵自然之色 注

黃亦染造、非用生色、且生色亦未可謂黃、是條、小學書不當采入、或存上半截而削下二句、可也、

布被之譏

布被、燕服之上衣也、非臥被、即臥被外人何因知之、未嘗不置酒



掣肘矛盾一見家語一見韓非家語云宓子賤單父宰請君之近史俱至官令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韓非子云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無能陷也俄而有譽其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不能應也

宋代ノ置酒ニ多ク用ユ獨杯ヲ無シ獻酬ノ

矯拂

矯仍ヲ是レ矯揉之意與レ拂異ル

擊節賞嘆

擊節ノ後説為レ優但擊為レ節拍案拍掌擊壺擊膝皆是レ不レ可下就キ二器物一偏上説ク

小學雕題卷之下終

明治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出版御届
同　年二月刻成發兌

| | | | |
|---|---|---|---|
| 批評人 | 同 | 大阪府士族 | 河野春颯 |
| 訓點人 | 同 | 大阪府東區備後町壹丁目四番地 | 市村元貞 |
| 出版人 | 同 | 平民 同府北區松ヶ枝町五十番地 | 鹿田静七 |
| 同 | 同 | 同府東區安土町四丁目廿八番地 | 柏原政二郎 |
| 同 | 同 | 同府同區淡路町三丁目廿三番地 | 柳原喜兵衛 |
| 同 | 同 | 同府同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四番地 | |